

死而後已蓋士利

(Bishop William Wharton Cassels, 1858-1925)

黃錫培



「劍橋七傑」中最年長的是蓋士利，他生於1858年3月11日，在七男六女中排行第九，下有一弟三妹，父為富商，多位先祖都是船主，祖父是位醫生，一位叔父是聖公會教區長。

蓋士利於1880年獲劍橋大學三一神學院學位，1882年6月4日被按立為牧師，在葉牧師* (Rev. Allen Edwards)之南林巴諸聖堂*(All Saints Church, South Lambeth)講道，座無虛席，又兼顧六班主日學，有3,000名學童。前程真是無可限量！但經過了兩年的事奉，士利卻越來越看重海外宣教。1884年2月，他和司米德(Stanley Smith)一同短宣，彼此談及中國，之後，他申請加入中華聖公會(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)，惜無空缺，故轉而加入內地會(China Inland Mission)。

1884年10月7日內地會接納了士利，因為他有6位兄弟已在海外宣教，寡母捨不得他又離開，便請求戴德生不要接納他，而戴氏亦尊重其母，不鼓勵他前往中國。但其後在10月1日，蓋母致函戴氏請玉成其事。

1885年3月18日，「七傑」抵達上海，其中蓋士利、司米德和何斯德(D. E. Hoste)等3位進入山西省臨汾(舊稱平陽)跟席勝魔牧師學中文。學成，士利被派往四川，開始長達40年在閬中(舊稱

保寧)的傳道事奉，六進四川，像諸葛亮六出祈山一樣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

當時，四川發生很多教案，蓋士利的傳教工作遭遇很多反對勢力。1890年8月，四川大竹余棟臣(綽號余蠻子)與教民衝突，毀龍水鎮等處教堂，暴動遍及各地，直到1892年10月官兵才戡平動亂，獨余棟臣漏網。

1892年初，松潘發生暴動時，蓋士利拒絕離開宣教站，暴徒把他的房頂瓦面拆去，豪雨落下，人與家具雜物都濕，但他仍無動於衷，最後被人強行抬走，卻沒有傷害他。

1894年4月返英述職，中華聖公會與內地會合作，於1895年10月按立他為主教，派他主持川東教區。第一年他出巡4,000哩，若明白當時交通工具相堂簡陋，沿途的旅店也甚骯髒，便體會到他在四川巡察之旅不容易哩！第二年出巡的地域擴為6,000哩，所以他每年總有數月不在家。

1895年5月，成都民教相爭，波及法教堂、醫館被毀39處，英堂館8處(包括閬中)和美堂館3處，翌年2月結案。1898年4月重慶江北廳民教因租房而鬥毆，官方認為余棟臣乃主謀，將他逮捕，但同黨劫獄，余遁去。8月，余聚集萬人，發表檄文反洋教，毀教堂、逐教士。1899年1月，清軍攻破龍水鎮擒獲余。翌年1月賠償川東大竹等8縣約56萬兩。不久，義和團事件爆發，八國聯軍進京，各省教案疊起。1901年4月，川督辦了14宗教案。1902年5月起，先後有8處拳民與基督教生事及23處與天主教衝突，各分別賠償。



義和團事件平息後，未幾又有土匪為患。1912至1920年，廣漢是土匪世界，有侯拜子和巫雞兒兩大匪幫橫行。1918至1926年，綦江高青匪患尤烈，有周燮清、王鰲、何海云等大匪首。匪首姜成在1916至1923年於成都鄰近8縣流竄，迄至1924

年招安。此外，還有川北土皇帝黃清沅、金堂巨匪賴金廷等同時稱霸。

在政治上，1911年5月，四川鐵路公司因虧蝕鉅款，收歸國有，川民反對，爭取保路；8月，成都罷市，榮縣、嘉定、瀘州、重慶響應；9月7日成都官兵槍殺30餘人，9日軍民戰於城外，成都戒嚴兩週。川中各城相繼罷市，民軍先後攻佔渠縣等8縣，時革命風起雲湧。10月10日武昌起義。11月重慶及成都先後獨立，但各自為政，軍閥割據，軍紀蕩然。此後兵禍連綿20年，大小戰役超過400次之多。

因袁世凱實行帝制，改元洪憲，蔡鍔護國軍討伐袁世凱，1916年1月滇軍入川，四川成為主要戰場，雙方浴血火拼。從士利的信中可見情況之惡劣：「1916年5月24日，閬中遭南充(舊稱順慶)軍隊包圍，市政府官員和高層人士均來宣教站避難，軍隊隔河列陣，向市政府提出無理之苛求。寫此信時，我和姚明如(William H. Aldis)教士正在設法約晤將領，尋求合理解決條件，若調停失敗，就會流血了，但其他城市遭破壞程度，均較閬中為烈。」

1917年12月13日，和復理師母(Mrs. Kale E. Hockman)從瀘州來信說：「……去年經歷的戰禍，遠遠不及11月21、22日本城易手時殘酷……下午一時，滇軍防線全部崩潰。從牆頭外望山上，看見他們放下武器，舉手投降，但中國人毫無憐恤，竟然開槍射殺，這是何等殘忍。噢！孤苦伶仃的軍魂！想到他們的妻兒，我淚水滾滾流下……」

1919年7月，士利第五次返英，在新宣教士告別會中講述《回顧與前瞻》，概括他在川東40年

來的收穫(簡譯如下)：

「第一，宣教工場漸漸地增多，從閬中始，北到廣元、巴中(舊稱巴州)，東至萬州區(舊稱萬縣)，南達南充，天天可接續一個個站下去，有超過一百處信徒聚會點。(筆者按：1919年川東有14個宣教站。)

第二，中國同工漸漸地起來自傳，現有7位牧師，約70名傳道和大群義工，回民歸主的古副主教最出色。

第三，中國教會漸漸地能自養，奉獻超過千鎊支持牧師、會堂和學校。

第四，教會人數漸漸地增長，會堂越蓋越大，才能容納信徒，像1915年建造、可坐二千人之閬中大教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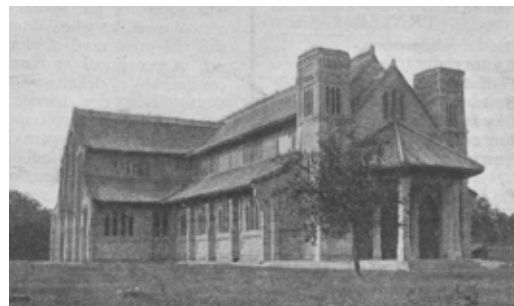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，各處福音堂漸漸地增多，如渠縣有12所，巴中有14所等。

事實上，四川充滿困難，有12萬兇悍的土匪，或數十，或數百，經常打家劫舍，擄人勒贖。軍隊尤甚，無論公私房屋物品，橫征暴斂。前景雖困難重重，但福音之門大開，聚會人數倍增，禮拜有人滿之患，學校滿園學子，與政府人員、鄉紳父老、知識分子來往較前容易得多。困難就如紅海分開，神說：『前進！前進！』但回國後聽到的卻是：『停止！我們自身難保，手頭太多工作！宣教事業暫需停頓！』

如果基督對我們是重要的話，則對中國也同樣重要，若真是『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，我們可以靠著得救』，那麼，我們把知道的救恩不去告訴他們，就是最大的自私自利！」

63歲已達退休年齡的蓋主教，毅然繼續「前進」，1921年4月重返中國，六進四川，誰知飽嘗內戰之苦！

1923年1月，他報告為62位信徒行堅信禮，加起來共堅信了1,231位，另有6所新建會堂，其中3所全由本地信徒奉獻，還有1所由1位富





有信徒全部包辦。

該年內戰轉劇，6月4日士利的信說：「上週整個教區駐滿從萬州區撤來的隊伍，他們各處搶掠，予取予攜，米價上升一倍，可喜的在8日我助手莫如德副主教(Assistant Bishop Howard Mowll)平安抵埗。」

士利從萬州區寄來的信說：「1923年6月吳佩孚第二軍進城，8月撤退後，便是土匪與川軍世界了。11月底一位大匪首轟城8天半，此後有五、六萬敗兵佔據城內各寺廟、學校、商店和民房，甚至我們的宣教站，予取予攜，綁架勒贖，征收雜稅，壓榨市民。城外則土匪橫行。」

1924年7月9日最後來信說：「四川戰事重開，今次閬中田頌堯將軍與南充何金鰲將軍相爭，田軍取南部，何軍奪回，現雙方在閬中、南部對峙。」因為屢屢調停內戰，他也認識每位將領了。

40年來風風雨雨，因探望他神學院內一位染傷寒症的學生，蓋主教竟罹此絕症，於1925年11月7日猝然辭世，與他相伴38年的師母，也於8日後同染此症相繼離世。

長眠在中國，除蓋主教外，「七傑」中還有司米德和章必成(Sir Montagu Beauchamp)二人。我們為著這些甘心作僕人，在中國盡心服侍、死而後已的宣教士感謝神，然而，作為承受了宣教士鞠躬盡瘁服侍的中國人，應有怎樣的回應？今日的中國人是否應該學習宣教士的榜樣，甘心為僕，向未得之民傳福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！

註：有*的姓名和地名均以音譯。

參考書目

1. Broomhall, A. J.. *The Shaping of Modern China--Hudson Taylor's Life and Legacy*, United Kingdom, Piquant Editions Ltd., Volume 2, 2005, pp.416, 417, 422, 423, 442, 443.
2. *China's Millions*, London Edition, London: China Inland Mission, 中國內地會月刊英倫版《億萬華民》1916:84-85, 103; 1918:41; 1919:77, 137-139; 1923:87, 143;1924:84-85, 103, 110, 173; 1925:188-189; 1926:15; 1929:8; 1930:10.
3. *China Inland Mission: Register of China Inland Mission Missionaries and Associates, 1854-1948.* 《內地會宣教士及夥伴宣教士註冊名錄》
4. *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: Direc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, 1927.* Shanghai: Kwang Hsueh Publishing House. p.14.
5. Wehrle, Edmund S.. *British, China, and the Antimissionary Riots, 1891-1900*, Minneapolis,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, 1966. p.47.
6.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、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合編：《清末教案》。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8，全六冊。第二冊，頁427-439,475,544-545,576-626, 736-852,891；第三冊，頁36-50,320-620,662-679,715-719,748-857,960-967。
7. 中華續行委辦會及中華全國基督教協會編：《中華基督教會年鑑》1929-1930。台北：中國教會研究中心及橄欖基金會聯合再版，1983，第十一冊上，頁14。
8. 《文史精華》編輯部編：《近代中國土匪實錄》。石家莊：河北人民出版社，2001。上冊，頁557-639。
9. 郭廷以編著：《近代中國史事日誌（清季）》。台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1963，全二冊。頁837, 852, 1002, 1037, 1038-1039, 1209, 1316, 1328, 1334, 1343, 1348-1350, 1377-1447。
10. 郭廷以著：《近代中國史綱》。香港：中文大學出版社，1996，共二冊。頁365-394, 440-445。
11. 廖一中主編：《義和團大辭典》。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5。頁210-214。
12. 編纂領導小組成員王輔一等：《中國軍事史大事記》。上海：辭書出版社，1996。頁634-639。
13. 魏外揚著：《青春無悔七人行》，電子文稿〈劍橋七傑〉。

（作者致力於研究近代中國教會歷史人物，有多本著作。本文照片為作者所提供，謹此致謝！）